

我们丛书

浑身是戏

凡一平·著

在一个春日的黎明我提包里装着一支手枪，一把匕首。我打算白天杀人。吃过早餐我在行人匆匆的道路上如一名上班的编辑，或者说，这名编辑打算去某处探望一名女作者，这名女作者文章需要修改，人却长得漂亮。对我来说和一个女人说上三分钟以上的情话生平以来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时间是否足够，对我来说要完成和一个女人私通的过渡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我一无所知。我拉开枪栓，看见枪膛里还有子弹。我把子弹取出来，一共三颗。我把它重新装回去。要是这黄灿灿的子弹是三枚金子，我说，我决不送给你。女人绝望地望着我。我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天堂只能是最好的去路。我把枪对准人，人活着人真也口动了反机。

广西民族出版社



我们丛书



浑身是戏

凡一平·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丛书策划 李华荣
责任编辑 蓝芝同
封面设计 张文馨
责任校对 陆玉莲
责任印制 蓝剑风

●我们丛书●

HUN SHEN SHI XI

浑身是戏

凡一平 著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363-3572-5/I·918

定价：15.00 元

目 录

- 1 随风咏叹
- 42 请你来爱我
- 61 浑身是戏
- 107 枪杀·刀杀
- 122 禁欲
- 133 回忆过去的 生活
- 141 一千零一夜
- 152 同名俱乐部
- 161 寻枪记
- 192 真实的谎言
- 201 我知道这年夏天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 210 后记

随风咏叹

黑米向我打听堕胎的医院不是在电话里。他亲自跑来。其实他的“大哥大”就捏在他手上，我以为坏了。我说：“你不能打电话么？”

黑米说：“哪有打胎的医院？”

我说，这个世上除了疯人院，所有的医院都打胎。

黑米说：“耐安怀孕了。”

是么？我说。我望着黑米。他的脸冒着细汗，是从楼梯上楼或骑着摩托车奔跑的缘故。我说：“耐安怎么无缘无故就怀孕了？”

黑米说：“她想要个孩子。”

说明她很爱你。我说。

“我让她把胎打掉，她不打。”黑米说。

“所以你就来找我。”

“是的。我知道你一定能帮我的忙。”

我说：“我一直想帮你忙，就是没机会。”

黑米说：“童贯，我知道你们俩好过，她一定会听你的。”

我说：“我试试看。”

“不是试试看！”黑米说，“你一定要动员她把胎儿打掉，要

多少钱我都给。”

“耐安也有钱，”我说，“没钱的只是我。”

黑米说：“我给你钱，说吧，要多少？”

我说：“如果你真的想用钱雇我的话，我要一百万。”

黑米给我一本存折。那上面果然写着一百万！

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有钱人慷慨地待我。我感激地望着黑米。我说，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黑米，你的钱我心领了。等到我需要用钱救命或者饿得两眼昏花的时候，我再朝你要钱。

黑米把存折收回去。我说：“我知道你很有钱，黑米。但我没想到你有一百万。”

黑米说：“这只是其中一本。我每年能赚一百万。”

我细想黑米成为一名红透半个中国的歌星已有三年。也就是说，他现在是三百万的富翁。

我说：“三百万，黑米。即使有一千名中外妇女怀上你的孩子，你都能使他们生下来，并且养活他们。或就是，统统把胎打掉。”

黑米笑。“你怎么认为钱也是万能的？”他说。

我说：“钱是人人钟爱的一种纸张。钥匙打不开的门，钱都能打开。”

黑米说：“没想到你比我更理解钱。”

我说：“因为我没钱，黑米。没钱的人往往对钱最理解，就像发现真理的人常常不是掌握真理的人一样。”

黑米说：“你是发现真理的人。”

我说不是，我只是热爱真理。

黑米说：“耐安交给你了。”

我说是。

黑米压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走了，他说。

我说走吧。

黑米走了。

黑米走的时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这是上午的阳光。一天里明亮的时光开始了。我坐在窗明几净的工作室里，默默地抽着早晨的第一支烟。在报纸没送到的那段时间里，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明白在我不做出深刻检查之前，我不会有任何工作。

我的工作是写检查。

经理说，周恩来的“来”字怎么看都像“米”字。

那是我的错误。

电影《周恩来》的广告海报，是我写的。

“来”字写成了“米”字，经理说。“这是严重的宣传事故，童贯，你要做检查。”

我说：“我不做检查。我写的是‘来’字，不是‘米’字。”

“你写的是米字。”

我说不是。

“很多人说是。”

“很多人说是就一定么？”

问题就在这里，经理说。“为什么很多人说是，就你说不是？”

我说：“‘来’字是我写的，我不懂么？我写的是草体字，看有些像‘米’，但不是。”

“你写的就是米字，错了还不承认？”经理说，“如果是在‘文革’，你早被当反革命抓起来了！”

我说，我宁可当反革命，也不愿承认自己写了一个错字，经理。

经理说，从今天开始，停止你的工作。你非得做检查不可！

我说：“你的意思是，我可以不用上班了？”

不。经理说，“你得坐在工作室里，反省检查。除非你不要工资。”

为了那份可怜的工资，我还得坐在工作室里。

我现在抽着烟。烟头已接近我的手指，我甚至已感觉到比阳

光还温暖的灼热正炙烤我的肌肤。我没等烟火烧伤我的皮肉就把烟丢掉了。

后来我又抽了一支烟。抽这支烟的时候，报纸送来了。送报纸的是一个比我奶奶还年轻的阿姨。她知道我所犯的错误，电影院的人谁都知道我正在受审查。少阿姨今天给我送来了两份报纸，都是别人不读或者读剩了的。那些《电影明星报》、《生活导报》之类的报纸从来轮不到我读，或者轮不到我先读。但是有一份报纸人们是万万不敢和我抢或者我总能当天读到的，那就是《××日报》。

他们知道我需要看这份报纸。

少阿姨把报纸交给我，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她每天都这么认真地看我一眼，那锐利的神情分明在告诉我：幸亏我不是她的儿子！

如果我是她儿子她一定仁慈地问我，儿子呀，你还有什么想不通的？你就向周总理认个错吧？他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你的，因为你不是故意把他名字写错的。

但是她没问。

我说：“阿姨，读了你每天送的报纸，我现在是一天比一天进步。我发现《××日报》一个错字也没有，令我忒感动。”

少阿姨不搭理我，她好比是给犯人送饭。她只管送饭。

事实上她给我送的也是饭，只不过这饭与众不同。她送的是精神食粮。

我把这食粮从头到尾一字不漏读了个精光，我的脑里塞满了文字，这些文字像米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充塞着我粮仓般的头颅。

我的脑袋里全是米！

经理说，“米”给电影院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你要为“米”向组织，向群众认错。

“米”是我写的？如果我不承认我写的是“米”，像经理所

说，“如果你想离开电影院，我想我是不会反对的。”

我没有承认我写的是“米”。

我也没有离开电影院。

如果耐安或者黑米知道我这么固执，他们会怎么看我？

黑米不知道。

耐安大概也不知道。

黑米会面的时候，他连问都不问，他肯定不知道。

耐安或许知道，只有她还在关心我。她和黑米上床被我知道后的一天，她说，童贯，我永远祝福你，希望你活得好。

现在耐安立在我的面前。我到时装公司找她，光亮华丽的排练厅里，一群灿烂的模特正在走路。后来有一个袅娜的人儿直直朝我走过来，我认出是耐安。

耐安没有做出惊讶和兴奋的神态，使我感到很正常。她没有摆出盼望我来终于把我盼来的架子，使我欣慰。

“你来了。”她说。

“我来了。”我说。

我们相对默立了许久，双方都找不出第二句话。后来还是我说，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吧？

耐安说：“楼下有间水吧。”

于是我们就到水吧去。

闲适、幽雅的水吧装容着我们。一种夜晚的感觉涌上来。耐安唤来两杯咖啡，数碟瓜、糖果。我说够了。耐安停止点唤。

“黑米说你怀孕了。”我说。

“你是来当说客的？”

“是的。”我说。“他让我劝你把胎打掉。”

“我不打胎。我要这个孩子。”

我说：“你不打胎等于损害了黑米的利益。黑米是不容损害的，他现在正在走红。”

“我爱黑米。”耐安说。“我想要这个孩子，这是他的精血。”

“你指望黑米同你结婚么？现在？”

“不。”耐安摇头：“即使他不和我结婚，我也要把孩子生下来，养育他！”

“你保证是个男孩？”

“保证，像黑米一样。”

“《婚姻法》规定，未婚是不能生育的。”

“我只要这个孩子，就一个。”

我说：“孕育孩子你就不能当模特了。你是个很好的模特。趁着现在肚子还没大，把胎打掉吧？”

耐安说：“不。”

我望着耐安。我望着她如月似的脸庞，一地月光漫上来。那是我心中的一地月光。月光之上，站着我和黑米，还有耐安。

耐安踏着月光走向黑米。

耐安在一次庆祝黑米连续两次捧回通俗歌手电视大奖赛第一名的晚宴上，说：“黑米是你同学，怎么现在才说？”

我说：“因为晚宴的请柬有两张，我总不能让握另一张请柬的人无缘无故感觉纳闷去吃饭。”

耐安说：“黑米是你同学这之前你为什么一直瞒着？”

我说：“我不想借别人的光辉炫耀自己，我也是人。”

“你是嫉妒。”

“可以这么说。”我说。“我还恐惧，黑米太有钱了，他还有魅力。征服一个女人光凭他一头漂亮的卷发就够了，何况他还有钱。总之，他浑身上下，内外都是魅力。”

“他名字也很有意思。”耐安说。“他生来就叫黑米么？”

我说不，他生来不叫黑米。“黑米是他浑名，当他没有钱或者菜票便只管朝同学要的时候，我们才叫他‘黑米’。‘黑米’是他决意要当歌星时才使用的。”

“他原来家里很穷？”

“是的，比我还穷。”

“在那些施舍救济他的同学中，有你么？”

我说：“没有。”

“那他干嘛还要请你吃饭？”

我说：“不知道。”

耐安后来在跟了黑米之后，才知道黑米请我吃饭的真相：

黑米在学生时期经常救济他的同学中，不仅有我，而且仅仅有我一个人！

耐安说：“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没有帮助过黑米？”

我说，我是没有帮助过，至少是，我没有乐意帮助过黑米。我没有乐意给他钱、饭菜票，一次也没有。每一次都是他张口朝我要的，有时候干脆就自己拿。你不知道我一样很穷，黑米拿了我的饭菜票，每一餐我就只能吃二两和一毛钱青菜。

耐安说：“实际上你就是帮助了黑米，你还说不。”

我说：“我不想充当黑米的恩人。再说，我现在不也经常吃他的？每次都是山珍海味。过去我很瘦。”

“黑米现在是报答你。”

耐安望着我，漂亮的眼睛里充满感激。

那时候，她已经爱上了黑米，或者说被黑米爱了。

黑米在那次晚宴后对我说：“你女朋友真美。”

我说：“她不是我女朋友。她不过是陪同我来吃饭的，因为你给了两张请柬。”

黑米说：“早知道这样，那晚上我就应该请她跳舞。”

我说：“你请吧。只要你喜欢，你请她上床都行。”

黑米说：“你不要把我想得很卑鄙。我不是那种随便和女人上床的男人。”

“我知道，”我说，“现在想和你上床的女孩多得像牛毛，排着队，争先恐后。你并不是一个个都能满足她们。你还是有选择的。”

黑米说：“我是真喜欢她。她叫什么？”

“耐安。时装公司模特。”

黑米后来真的和耐安上了床。那是在耐安的卧室里。

那天我去找耐安，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洗完澡我就去了。我通常是在睡前洗澡，那晚上我睡不着。那晚有月光，还有蝉鸣。但是一丝风也没有。我感到闷热，我忍受不了洗澡后仍在涔涔冒出的汗滴。我像一口出水的活泉。于是我就出去。我朝有树的地方走，那时候我并不想找耐安。这个城市没有树，没有树林，只有一本本书和画册，写满树的名字和画满树林。我走到一个被人们认为是树林的地方——一片突击培育的灌木丛。这里塞满了人。我想找一个不妨碍我的地方。后来我终于找到这样的地方。灌木丛八十米深处，我像一棵矮树和三茺不修剪的冬青站在一起。我立在它们之前，抑或之后，总之我站在它们的一面。这一面没有人，只有孤立的我。

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一阵鲜明的声音，从冬青的另一面，骚扰我。

这是一对男女做爱的声音。

声音穿过零乱的枝叶，像节奏强烈的音乐刺激我，挑逗我。我没想到有人在这地方做爱。

我没看见冬青那面正做爱中的男女，但是我想象得出两个交拥在一起的身体在月光之下灌木之翼吟唱歌舞的情景。

他们做爱的姿势一定很美。

后来，我发现在灌木丛中做爱的男女不止一对，而是两对、三对……十对、二十对！灌木丛里贯彻着爱的交响。

整个世界的男女都在争分夺秒寻欢作乐，只有我一个人在虚度年华。

这个时候，我非常地想见耐安！

我跑出灌木丛，我像一匹快马奔向耐安的住所。我从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如此强烈地需要和耐安在一起，并得到她。

我敲耐安的房门。那门很久才开。耐安露出头脸的时候，我忽然不想进去了。

我感觉黑米在里面！

耐安说，进来吧。

我进去。

黑米没有在耐安的卧室里躲着我，听出我来了，便出来会我。

我们三人坐在客厅里。

耐安说：“童贯，这么晚了，你来……”

我说：“我来是想对你说，我爱你！但我发觉已经晚了。”

“童贯……”耐安咬住唇，却控制不住眼睛所要表达的内容。

我说真的，我爱你。

“童贯……”

“我走了，再见。”

耐安站起来。

黑米也站起来。

黑米一个人送我出屋。

我们肩并肩走着。黑米说：“我不知道你爱着耐安，对不起。”

我说：“你比我更合适。知道有一个比我强的人占着耐安，我比你更幸福。”

“你为什么要说占？”

我说：“耐安现在不是属于你了吗？”

黑米说：“我一定好好待她。”

“那我就放心了。”

黑米手揽过来，箍住我的肩。“你还是我的朋友。”他说。

我说：“我经常在想，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是么？”

我说是。

黑米抱我很紧。

现在黑米有了结果。果子孕育在叫耐安的树上。黑米不想要这只果子，但是耐安想要。

耐安说她不打胎。

我说：“你不打胎我没法向黑米交代，我是他派来的。”

“你是他什么人？”

我说：“我只是替他解决困难的人。黑米现在有了困难。”

耐安说：“我们的事不用你管。告诉黑米，我不连累他。我不告诉任何人，这是他的孩子。”

我说：“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你能瞒得住么？”

耐安摇头：“不，不会。”

我说会。

“不会。”

“会。”

“你不要再说了！”耐安说。“你为什么不说说你自已？”耐安盯着我。

我说：“我自己有什么好说的。我很好。”

“不，你不好。”耐安说。

我说好。

不，耐安说，听说你出事了。

“我没出事。”

“你出事了。”耐安说。“‘周恩来’，你写成了‘周恩米’。”

“你听谁说？”

“很多人。”

“我没写错。”我说。“我写的是‘周恩来’，不是‘周恩米’。”

“但是他们为什么说你写错了？”

“不知道。”

耐安望着我。我说：“你相信我能把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的

名字写错么？”

耐安说：“我不相信。”

我说：“到目前为止，你是惟一不相信我把周恩来的名字写错的人，谢谢你。”

“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我说：“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如果倒数上去二十年，他们会把我打成反革命。现在他们只能审查我，停我的工作。”

耐安说：“你还有工资么？”

我说有。

“你不能骗我！？”

“我不骗你。”我说。“每月我还领九十元工资，但是奖金一分也没有了。”

耐安把咖啡的杯子端到唇边，没有抿，又放下来。她想说什么，后来一直没说。

后来她把咖啡的账结了。

申森茫然无措地告诉我，关于举办我的墨展一事，现在遇到些麻烦。这麻烦直接来自书法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的主席通知申森，他不同意以书法家协会的名义举办我的墨展。他说，童贯的书法有争议，这种情况下以书法家协会的名义举办墨展是欠妥的。申森说，他还说，童贯现在还犯了错误，这个时候举办墨展更是应该慎重。

我说：“他也认为我把字写错了？”

申森说：“不。也许。”

“不，还是也许？”

“不。也许。”

我说很好。

申森望着我：“童贯，你看……”

“你是不是想说，墨展不搞了？”我说。

申森说不，“我是想说，失去书法家协会的支持，墨展的规格就会降低许多。因此……”

我说：“我不需要书法家协会抬举我，我谁也不要！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办墨展。”

申森说：“这样一来，墨展的意义就小了。”

“那你说怎么办？”我说。

申森注视我的眼睛冷淡如霜。“不知道。”他说。

我说：“你可以走了。”

申森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没用了。你一个书法家协会的秘书长现在你可以走了。”

申森说：“我是想帮你的。”

我说谢谢，“你已经帮了。你帮我认识了书法家协会里一群老的和小的混蛋！以后，你不要再找我妹妹。”

“这不公平！”申森叫起来。“我爱你妹妹，你不能阻止我找她！”

我说，我妹妹不爱你。从今天起，我宣布你们一刀两断！

“你没有权利！”

我说，我有。

申森悲伤地望着我。“想不到你还是一个卑劣的人，童贯。”他说。

我说谢谢你客观地评价我。我是一个卑劣的人，我还是个狂妄的人。这个世上只有像你这样既不卑劣又不狂妄的人，才算是好人，正常人。

申森说：“你怎么揶揄挖苦我，都不能使我对童丹变心，我爱她。”

童丹是我妹妹。

我望着申森，我还从没有像现在严肃认真地看过申森。我从头看到脚，我发现申森居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正人君子，凛凛一

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连一根杂毛也找不到。当初，申森喜欢上我妹妹的时候，我还以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我觉得我妹妹并不是一只天鹅。申森每次赞扬我的书法独树一帜别具风格的时候，我妹妹总是十分激动。她以为世界上推崇我书法的人，不仅有她，还有申森。所以当申森说争取以书法家协会的名义举办我的墨展的时候，我妹妹差点亲了他。

申森没有争取到书法家协会的支持，但是他却想争取我妹妹。

我说你听着，申森。“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你爱我妹妹，你不能再在她面前谈论我的书法，我不允许你以谈论我书法的借口亲近我妹妹。你凭你自己的本事得到她，我祝福你。我和你之间，谁比谁更卑劣？我妹妹不久将会作出判断。”

申森说：“我不怕你！”

我说，我不需要你怕我。“我也不需要你尊重我，或者承认我。我们同是书法家，对不？但你这个书法家是被人承认的，而我没有。你的书法被人们认为是正统的标准的书法，而我的连字都不是。”

申森说，我没有认为你的书法不行，童贯。“什么时候我都认为你的书法是一流的，真正有创造性和有价值的。我只是说你为人卑劣！”

申森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杯盘如花团锦簇的酒店里。我的桌上堆着菜，还有四瓶啤酒。我们根本没有吃喝就吵起来，申森空腹离开了我。我望着满满一桌酒菜不知所措。后来我把酒喝了，把菜倒进服务员提供的塑料袋里。菜装了满满四个塑料袋。我把四个塑料袋一分为二，用两只手提着。后来我把右手的两袋送给在酒店门口像弃猫一样伶仃孤苦的老乞丐。老乞丐涕泪横流望着我，感动得我真想把左手的两袋也给了他。但是我没给。我离别老乞